

小萱皇后

我嗅着空中的檀香味，我看着香火正盛的寺
这院墙外的女子，等待着与他一世的イテ。

下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小萱◎著



小裳◎著

小萱皇后

下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萱皇后/小裳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1
ISBN 978-7-5613-4181-0

I.小... II.小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7757 号
图书代号:SK7N1201

责任编辑: 周 宏
封面设计: 安宁书装
版型设计: 祝志霞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邮 编: 710062
印 刷: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印 张: 31
字 数: 446 千字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181-0
定 价: 42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五十五、外甥

“大姑娘，大姑娘，皇上大赦天下了。”苏墨儿兴奋地跑进关雎宫，冲到海兰珠面前说道。

“嗯？”海兰珠不解。

“还不是为八皇子的诞生庆贺吗？”苏墨儿乐道：“大姑娘，恭喜您呀，皇上会这么做，那是表明了对您的恩宠和对八皇子的喜爱。”

低头沉默了下，海兰珠问道：“妹，庄妃那边怎么样？”

“主子？主子好得很呢，大姑娘不要记挂了，对了，我刚才去奶妈那里看了八皇子呢，小胳膊圆鼓鼓的，看着就想咬一口。”苏墨儿拉着海兰珠的手，兴奋得比喻着。

听到苏墨儿说到孩子，海兰珠眼睛瞪得大大的，问道：“你见到他了？他怎么样？漂亮吗？健康吗？”

“漂亮，健康。”苏墨儿笑道。

“我想去看看孩子。”海兰珠皱眉说道。

看着海兰珠有些担忧的脸，苏墨儿笑道：“大姑娘，您就放心吧，这皇上为了八皇子都大赦天下了，这要立八皇子为继承人的意思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哪个会看不出来，这大赦还是咱们大清有史以来的头一遭呢，那些奶妈岂会不明白这道理，怠慢了那孩子，那可不是”说到这里，苏墨儿用手在脖子前面比划了下“这个罪责吗？哪个敢？”

听苏墨儿这么一说，海兰珠放下心来，说道：“你也知道，除了皇上以外，我只有这孩子了。”

苏墨儿听他这么一说，忙劝道：“大姑娘，您放宽心，奴才知道您心里别扭，主子她只是闹着小情绪，对大姑娘真的没有什么恶意。等过一阵子，这



孩子大了，好歹都是咱们自己家的骨肉，勤关心多瞧瞧，她的心情自然就好了，毕竟咱们还是一家人。”

海兰珠脸上轻轻地笑了，也许真像苏墨儿说的那样，会有那么一天。

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听苏墨儿说妹妹也怀孕了，海兰珠心里有丝窃喜。如果妹妹生得也是个男娃，那该多好，两个小家伙就能像我们一样，一起长大，一起玩耍。

夜黑了，苏墨儿伺候着有了身孕的庄妃睡下，准备出去。

“苏墨儿，你要去哪里？”庄妃问道。

见躺下的庄妃又起来了，苏墨儿赶紧几步走到床前：“主子，你怎么起来了，都这时候了，你怎么还乱动，快躺下。”

“苏墨儿，你要去哪里？你哪都别去，陪我。”庄妃紧紧地拉住苏墨儿的手。

庄妃的手，出奇的冰冷：“主子，你手怎么这么冷？可是害病了，你可不能害病，尤其是这时候，我去找御医来。”

“不要去，千万别去。”庄妃死死抓住苏墨儿的手，将头扎进苏墨儿的怀里。眼见庄妃如此怪异的举动，苏墨儿心里有丝恐惧的感觉：“主子，您这是怎么了。这时候要安心，要不会惊到肚里的胎儿的。”

“我今天，我今天想去看看姐姐的孩子，看看那娃儿长得怎么样了。我去了，看见有人偷偷摸摸地把一包东西洒在孩子的奶碗里。”庄妃边说边发抖。苏墨儿闻言惊呆了，半晌过去，才失声问道：“主子，那可是咱们家的骨肉，您怎么？”

“苏墨儿。”庄妃再控制不住，号啕大哭地趴在苏墨儿的怀里：“我害怕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这个身子，我也有孩子了，我怕肚子里的孩子有个好歹，我不敢。”

“主子，那投药的人是谁可看清楚了，还有你有没有被那人看见？”苏墨儿的额头上渗出冷汗。

“是个丫头模样的人，可是我从没在宫里头见过她，她没有瞧见我。”庄妃答道。

“主子，你安心待这，奴才去看看那孩子。”苏墨儿说完就要站起身来，却被庄妃死死拉住：“苏墨儿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我怕！”看着浑身冰冷，满脸是泪的庄妃，苏墨儿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这时，宫中忽然传出一阵急切的钟响，两人顿时惊呆了，仿佛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而她们的心底似乎都清楚，那发生的会是什么事情。

海兰珠彻底地倒下了，尽管皇太极比平时更温柔更体贴，她还是整日以泪洗面。

“宸妃，你别这样子，朕看了心疼，你把身子养好了，孩子以后还是会有有的，你好好地给朕养着身子。”皇太极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。他一夜一夜地陪着海兰珠，可是她的泪水始终没有停止过，而这个时候，他又要赶去松山，士兵们在等着他。

苏墨儿在那些日子里可谓是跑断了腿，遵照庄妃的意思，一直照顾身体不适的海兰珠，八皇子死了，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，找不到那个宫女，要是强迫下去，说不准会在后宫里弄出更大的乱子，所以她对庄妃那夜跟她说的事情守口如瓶。可眼下，自己的主子也生育了，如大姑娘所愿是个男娃，害怕那件事情重演，苏墨儿没少往奶妈那里跑，不但要她们记下给孩子吃的东西，提醒陌生人不许私进九皇子的房间，连奶妈的身世背景也都偷偷查了一遍。一天天的辛劳她毫无怨言，她只要家里的大姑娘与主子都能平安无事。

早起，搀扶着庄妃去给皇后请安，正碰上同来请安的宸妃，她一脸病容，拖着虚弱的身子，看了眼庄妃与苏墨儿便垂下眼帘。

“宸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八皇子已经去了，你也该好好打起精神头来，一天到晚摆着副病怏怏的样子，皇上现在不在宫里，你这是摆给谁看？”皇后的训斥声传来。海兰珠闻言，抬头看向皇后，这就是自己的亲姑姑？

“下去吧。”传来哲哲不耐烦的声音。

在苏墨儿的搀扶下，庄妃与宸妃退出中宫。

“苏墨儿，你去陪我姐姐，送她回关雎宫。”庄妃看着海兰珠那面无表情的脸，轻声吩咐。



“是，主子。可是您，”苏墨儿看着刚坐完月子的庄妃，怕她身子吃不消。

“我没事。快去吧。”庄妃吩咐。

苏墨儿陪着失魂落魄的海兰珠回到关雎宫，扶着海兰珠躺下安慰道：“大姑娘，别把皇后的话往心里去。身子要紧。”

海兰珠眼角淌下两行清泪，缓缓道：“我想孩子，他还没来得及起名字。”

苏墨儿无语，不知什么在搅和着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心竟悲痛得很，陪着海兰珠落泪，陪着她慢慢睡去，她才离开关雎宫。

又一个傍晚来临，皇上还没有回来，看着天边似血的残阳，苏墨儿竟有丝不祥的预感。

晚饭后，庄妃说道：“苏墨儿，陪我去奶妈那里，我想看看孩子，我心里跳得慌。”

“嗯。”苏墨儿放下手中的针线，天凉了，给主子庄妃缝制的新鞋已经做好了，她还在为大姑娘赶制御寒的新鞋子。

搀扶着庄妃，一路走到奶妈那里，屋子里居然没有人，庄妃皱皱眉头，怎么这么松散。叹口气跟苏墨儿进了里屋，九皇子的居室。正看见小床旁边站着的海兰珠，她弯着腰，手似乎在碰孩子的嘴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庄妃大喊。

海兰珠闻言，打个哆嗦，回身看着庄妃，不知所措：“我只想，摸摸，他。”

“你，别碰我的孩子！你听见了没有。”庄妃有些失控。

“主子，别这样，大姑娘。”苏墨儿眼瞅着主子跑上前，一把将海兰珠从九皇子的小床前推开，顿时慌了手脚。

“你走。你走。”庄妃吼道。

泪水顺着海兰珠的脸颊留了下来，她一路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关雎宫。

当天夜里，她发起了高烧，第二天，水米不进。眼见她的呼吸越来越微弱，宫里头派人将她的消息通报给正在松山指挥战役的皇太极。

知道关雎宫的宸妃病况恶化，苏墨儿的心像起了火一般，多少次她想跑去看看，可是看着回到永福宫里无精打采、浑身无力的庄妃，还是打消了

那个念头。关雎宫那边应该有人伺候着大姑娘，自己从小跟着主子，主子最信任的人莫过于自己，自己这时候要是乱跑。不能让主子再有个好歹。

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了，宫里传来消息说关雎宫的宸妃已经是奄奄一息、只有出气、没有进气。苏墨儿大惊，她不信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庄妃六神无主，吩咐道：“苏墨儿，你快去看看她。”她一路跑进关雎宫，“大姑娘，大姑娘。”她在海兰珠的床前拼命呼唤着。

“我……只是……想……摸摸他，他是我的……外甥……”海兰珠睁开眼，喃喃地说完这句话，便再没有了呼吸。

“大姑娘，大姑娘。”苏墨儿急切地呼喊着重。

“宸妃，宸妃。”苏墨儿身后传来一声声响亮的喊声。是皇上！皇上回来了。

皇太极冲进关雎宫，他看见的是已经停止呼吸的海兰珠，她甚至没来得及看皇太极最后一眼，她留下的只是那句想要告诉妹妹的心里话。

五十六、赌金

永福宫，庄妃晕倒在地，醒了以后，她看到床前一直守着她的苏墨儿，她哭道：“你守在关雎宫，姐姐说了些什么？姐姐临死前有没有说些什么？她有没有怨我？”

看着悲痛欲绝的庄妃，苏墨儿忍住眼泪，说道：“主子，没有，大姑娘什么都没说过，她走得很安静，您放心好了，身子要紧，可别再胡思乱想了。”

闻言，庄妃才安静下来，闭上红肿的眼睛睡去。苏墨儿见庄妃睡去，悄悄走近一旁，取出尚未完工的鞋子，继续缝制起来，大姑娘，您还没有御寒的鞋子，奴才做好了，烧给您。



一年多过去了。

皇太极最爱的地方还是关雎宫。

看着远处的关雎宫，庄妃思绪万千：姐姐，都说时间是世上治疗感情的最佳良药，我再不信这鬼话了。皇上心里还念着你，经常睡在你那里，说是做梦都能见到你。为什么独独我的梦里，却没有你。

关雎宫的夜，越来越冷清沉默，皇太极坐在关雎宫的床上。床冷冷的，再没有那个人的体温了，再听不见她轻声细语，抬头看见了柱子，那后面是不是还藏着她。皇太极下了床，走到了柱子跟前，围着柱子走了一圈又一圈，没有她，他颓废地走回床上坐下。

那个夜里，宫里再次传来急促的钟响。

“咳”“咳”“咳”一阵急促的咳嗽声。

躺在床上的小萱显得万般难受，众人忙拥上前看去，在那阵急促的咳嗽和喘息之后，小萱终于醒了过来。

“昭萱，你终于醒了，吓死阿玛跟你额涅了。”遏必隆急道。

无力地看着满屋子的人，小萱说道：“累，我累，阿玛，额涅，我没事，我想一个人待会，我想静静，你们先出去吧。”

遏必隆与福晋不知道这小萱究竟是怎么了，还要细问，就见小萱将头扎进被褥中，再不出来，只好与众人一起走出房屋。

屋子里只剩下小萱一人，坐起身，她抱着床上的枕头，将头埋进枕头里，痛哭起来。只记得自己一直昏沉沉的，似乎不停地在做梦。可是那个梦让她的心好难受，好难过，在那个梦里，一个呀呀正待学语的男娃，被人害死，如果那个男娃娃没有死，那个大姑娘也不会死，那个男人更不会死。是谁这么狠心地连个幼童都不放过！

昏迷了近三天的小萱醒了过来，她似乎变了，又似乎没变，醒来后的她目光中含有一丝戾气，她整日待在屋中不愿出门，也不许别人进屋。

小野脖子上的铁套被取掉了，他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已经再不是从前的那副野人样子。他的眼一直看着那个房间，格格把屋里所有人轰出来，然后一直在屋里待着，再没有踏出房门。格格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犹豫了下，他走到小萱的门口，伸手敲响了房门。

“咚咚咚”“咚咚咚”

没人应。

再敲“咚咚咚”，依旧是没人应。

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小野攥紧了拳头，赌一把吧，自己本就是个赌徒，什么苦头没吃过？豁出去了，赌一把，赢了，有个落脚的地方，输了，被她赶走。打定主意，他推开了门。

“吱呦”门被推开了。小野信步走进房中，一眼看到了那个坐在床上发呆的格格。她是唯一赢过他的人。回手将门关上，他清清嗓子，叫道：“格格。”

魂魄似被人从九天之外拉回一般，小萱望着屋里这个陌生的少年。他是谁，怎么会在自己房间里？难道自己又做梦了？小萱揉揉眼睛，这不是做梦。

看着小萱毫无生气的眼神，小野皱了下眉头，跟那天晚上的她简直是天壤之别，那一夜，她何其高傲，何其威风，这几天她究竟患了什么病。

“格格。”小野又叫了声。

“什么事？”小萱缓过神来，看着他的模样，估计是家里的下人吧，不是说过除了送饭送水，不要进来打扰自己的吗，怎么偏要进来。算了，反正我也没心情搭理你们，有什么事情就快说吧，说完出去，让我好好安静安静。

“我住哪里？能给我安排个地方住吗？”小野问道。

“你是谁？去找管事的安排，找我做什么？”小萱说道。

这么不近人情！

“我是您赢回来的，您好歹给我安排个住处，夜里，躺在院子里睡，有些冷。”小野回答道，他想赌一把，看看他压的对不对，格格的心很软，很善良，他要赌把她的心，看看她是否能留下自己。

“你是？”小萱皱着眉，使劲地回忆。

“小野，那个野人，我脖子上的铁套子已经取掉了。”小野爽朗地说道。

呀！他是那个野人，原来他这么年少。



“我不是给过你钱了，既然你的铁套子拿掉了，你就走啊，你自由了，再没有人拴着你了。”小萱说完，再次低头陷入沉思。

压抑，屋子里尽是压抑的空气，小野觉得喉咙似乎被人掐住一般，连说话都困难起来。

“格格，您叫我走去哪里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格格不是说过，要我不要再赌了吗，我现在一无是处，哪里都不要我，格格好歹也给小野条生路？”小野盯着床上的小萱，见她听到自己的话猛地抬头，便又接着说道：“对了，百翠楼的玉落似乎被老鸨赶出来了，格格再不去救人，只怕她早晚羊落虎口。”

“什么？”小萱的思绪越来越乱。

“您不让玉落姑娘接客，又送她把谁也说不出来历名堂的金刀押那老鸨，老鸨怕您真是什么大官家里的贵公子，不敢得罪，却又不愿白养活玉落，所以把她赶出了百翠楼。她现在住在蓬莱客栈，只是每天去那里闹事的人很多，格格再不想想办法，恐怕那掌柜的生气了，早晚会将她赶出客栈，那时候，无依无靠，没有着落的她，处境就危险了。”小野说道。

闻言，小萱站起身，用眼睛环视了下整个房间，没有钱了，自己的钱都交给洪熙官带走了，哪还有钱？

去跟遏必隆要吗？不，自己抹不开面子。跟鳌拜要吗？自己已经管他要的太多了。去找明珠，那根本就是个穷鬼，去找玄烨？决不！小萱眼中似要喷出火来，本布泰、庄妃、太皇太后，你冷血无情，我种萱决不跟你苦心栽培的那个皇上，要一个子！

我该怎么办？玉落，对不起。我说了大话，我真的很想救你，还你自由的。

小萱颓废地坐在床上，再说不出话来。这时，一个钱袋递了过来。

“缺钱吧，这有。”小野说道。

246 这是自己给他的钱袋，他没有用吗？小萱接过钱袋打开一看，不由怒道：“这是哪来的金子？”

小野不语。

“我问你这是哪里来的？”小萱再问。

“赢来的。”小野抬头看着小萱的眼睛答道。

小萱闻言，将钱袋扔到小野的怀里，说道：“你这么有本事，那么就去赌个够，把玉落需要用的钱都给赢出来，出去。”说完话，坐在床上，再不吭声。

小野见状，回身走出门，将门带好，一个人站在门外发呆。

“嗨！”有人冲他低声叫唤，他看去，原来是个丫头，见那丫头朝自己直招手，便走了过去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刚才进格格房间啦？格格今天情况怎么样？”丫头问道。

“你不会自己进去看？”小野回道。就见那丫头一撇嘴：“我要是敢进去，还问你？对了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叫小野，格格说了，叫你们在这院子里给我安排个住处，以后格格的事情由我照料。”小野板着脸说。

丫头闻言，脸上呈现出怪异的表情：“你说啥？格格的事情交给你来照料？”

“嗯，对，格格说你们罗嗦，讨厌得很。”小野依旧板着脸。

他这一句话，将那丫头生生噎住，过了好一会儿，那丫头才道：“就你这乌鸦一般的嗓子，我更讨厌。”

“我又不伺候你！用不着你喜欢。”小野又是一句冰冷的话：“快给我安排住处，拿几件像样的衣服让我换上，格格还吩咐我别的事情了，你别给耽误了。”

丫头一听，不敢怠慢，忙清理出院中的一间小屋给小野，又从下人的衣物那里找了几件合身的给小野送了过来。

走进那间小屋，坐在床上，小野的脸上露出了一个欣慰的笑，终于有张床可以躺着了，他又摸了摸脖子，再没有沉重的感觉了，他透过打开的门看着格格的房门，心里涌起一丝暖意。

以后这里就是自己的家了吧。



五十七、惊觉

明珠趴在书房的书塌上，背上受的伤疼得很，为了不让文英、容若发现，这几天一上完朝回家，他就躲在书房躺着。早朝完，皇上将他叫至南书房，说听别人说昭萱病了，吩咐他闲下空去看看。这皇上的消息也未免太灵通了些，连她病了的事情也知道，希望那夜去百翠楼的事，他不会知道。心怀忐忑地出了南书房，明珠原本想立即前往遏府，无奈背疼的厉害，怕事情闹大了会引起猜疑，明珠连大夫也没敢请，自己忍痛捱着。

自己身上的伤虽然很疼，但是明珠的心里却一直挂念着小萱，不知道她怎么样了。真想去找她，和她一起再去哪里逛逛，跟她在一起，虽然总被她气到，可是那种感觉，说不出的喜欢。想到那夜她在百翠楼巧对对子，明珠嘴边泛起一个小小的笑意，想到小萱哭着喊他名字的情景，不觉心闹腾得难受，萱草、萱草，我该怎么办。

“爷，遏府来人求见。”门外下人轻声喊道。

慢慢地坐起身，轻皱眉头，明珠唤道：“传。”

一会儿儿，随着下人走进来一位眉目传神的少年，这小子是谁？没有印象！

“什么事情？”明珠问道。

是他，是那天跟格格在一起的男人没错，府里人都说他是格格的老师。

248 小野看着明珠说道：“我是前几天夜里，爷送我去铁匠铺的人。”

明珠闻言大惊，当时他蓬头垢面，脖子上还套着个铁套，原以为是个壮年人，没想到竟如此年少。对着自己家的下人说道：“你出去吧，把门带上。”

下人闻言，忙出屋将门带好。

屋里就剩下明珠与小野两人。

“是格格叫你来找我的。”明珠问道。

“不是！是我自己来的。”小野回答。

略微寻思了下，明珠问道：“不是她的话，你怎知道我住在这里？”

“那夜您送格格回家的，看门的认得您的车，问看门人就行了。”小野回答。

“你来找我做什么？”明珠有些警觉，这小子的脑筋转得太快，既然是他自己找着来的，莫非有什么企图，这要是知道昭萱是待选秀女，将那夜去百翠楼，还有殴斗之事捅出去的话，那还了得？

小野从怀里取出几个大钱袋，给明珠看了一眼，然后又全揣回怀里，说道：“里面全是金子。我赢的，麻烦爷跟我去蓬莱客栈找玉落，将钱交给她。宅子已经给她买好了，不大，足够她用了，这些钱也该够她花了，至于以后她怎么样，就跟咱再没啥关系了。”

明珠看着小野，脑子里转了好几个弯说道：“你既然要帮她，怎么不自己将钱交给她？为什么要我跟你去？”

“我若自己去做了，回去告诉格格，格格未必相信，一定会亲自前去看。爷不是格格的老师吗？怎么不明白带格格去那种地方的后果？那夜格格已经答应了要赎玉落出来，格格为人我虽是第一次接触，也是知道她言出必行的，可是这么下去，如果格格再抛头露面，难免会被人认出，那岂不是坏了格格名声。爷是跟我家格格一起去的，怎么都脱不了关系，小野不来找爷了却这事，还去找哪个？难不成要宣扬的北京城里家家户户都知道格格相中了个妓女？”小野不亢不卑地说道，浑身没有一点下人的气势。

明珠不能不仔细地打量这小子，他太聪明，脑子转得太快，与那夜的野人简直有天壤之别。

“你叫小野？”明珠问道。

“蒙格格看得起，给我起了这名。”小野答道。

明珠端起茶碗，咽了口茶说道：“我怎么瞧着你跟那夜混似两人？那夜在董慎身边的你，哆哆嗦嗦、毫无生气，怎么今天却像变了个人般？”

“爷，小野也要图个活路，董慎希望我怕他，我便做出他害怕的模样，这样才能少受些苦，少受些罪，能吃上些东西。”小野答道。



明珠觉得背上冒出了些冷汗，这小子实在是聪明的紧，“好！好！本来我打算在这事传出去之前，杀了你和玉落，还有董慎，只是一下子杀这么多人，这理由还真的不好找，倘若在遇见个心里亮堂的，顺着这死人的身份，不难查到百翠楼，格格去百翠楼的事，说不好就能被查出来，所以我才一直没有动手。”明珠慢慢地说道，边说边看着小野。

“爷放心好了，格格的亲爹是朝中的大臣，小野自然知道好歹，所以锁链取下的当天就去赢了钱，给那玉落赎了身，安排在蓬莱客栈。一切做得仔细，没什么人知道。”小野并不畏惧明珠话里带话的威胁。

“你这么为格格着想，怎么不找个机会杀了玉落？”明珠站起身来，慢慢地踱着步说道：“她死了，死无对证，这事不是更加隐秘？”

“爷，您跟小野说笑了，真的想要杀玉落的话，爷只怕早就动手了，还用等到现在，小野猜爷一直没动手，是因为爷知道，”小野拖个长腔。

“知道什么？”明珠停住步子看着小野问道。

“爷知道，格格根本不想死人，格格也不想因为这件事会有谁死掉，所以爷才一直没动手。”小野看着明珠笑着说道：“爷，我没猜错吧。”

“照你这么一说，你根本用不着来找我，再麻烦的事情我想你都能自己解决掉。”明珠冷冷地说道。

“我陪着爷去，把钱交给那玉落，爷好歹也看下我安置的怎么样，这才好跟小野回去向格格交差不是。小野就图爷一句话，请爷务必让格格将小野留下。”小野说道。

“哈哈，我有什么本事，能指使的动你家格格？”明珠冷笑。

“爷不是说笑了吗？小野看得出来，格格很听爷的话，所以才来找爷的，况且格格现在病了，爷不去看看吗？”小野明亮的眼睛盯着明珠说道。

“她病的很严重？”只知道她病了，却不知道她病情如何。听小野这么一说，明珠皱眉担忧起来。

“小野只知道格格病了，至于格格病情如何，小野还真的不知道。”小野回道。

看了眼小野，明珠心里乱成一团，那天晚上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这怎么说病就病了。

“你去叫人备好马车，我去看看她。”明珠转身背对小野。

看着背转身的明珠，小野说道：“爷，现在回去怕不好，毕竟格格的事情要先解决了不是，那个玉落还待在蓬莱客栈呢。”

闻言，明珠立即转身，看着小野，蹙眉说道：“待着就好生待着，急什么？”

“嗯，爷怎么糊涂了，就凭玉落的那张脸，这时间一长，难免会被人发觉。”小野回答：“如果我们再不去，早晚会让人撞破，爷觉得那时候再理会玉落的事情，妥当吗？”

明珠闻言，沉默不语。

“爷，蓬莱客栈离这不远，咱们去了接出玉落，把她安置好再回去，这妥妥当当之后，再无牵挂，岂不更好。您说呢？”见明珠不语，小野缓缓说道。

寻思片刻，他心里还是放不下那根萱草，可是这玉落的事情如果不处理地妥当，只怕日后会被人查出。正所谓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这人言可畏，难免会对她不利，还是先解决此事吧。双手整理了下衣服，明珠说道：“带路。”

“爷，我来扶您，你的身子怕没好吧。”小野道。

明珠的眸子里射出一道精光，说道：“不用，我的身子还没差到那种地步。”

小野闻言，尴尬地一笑，转身先走了出去，带着明珠前往蓬莱客栈。

他是个赌徒，对于赌徒来说，谎言就是家常便饭，面对着小萱，尽管他已经将玉落赎出安排在蓬莱客栈，可是他还是选择说谎，假借老鸨赶出玉落这个谎言，去刺激那情绪低落的格格，可是他又失败了，他两次败在那位格格手里。他的谎言对那位格格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！他想到了他，一直陪在格格身边的这个男人，当他站在这个男人面前，曾经他轻车熟路般的谎言，却丝毫没有用武之地。一阵寒暄，尽管身边的这位爷话不多，可是却逼得他句句真话。

昭萱格格，心里默念着格格的名字，小野打定主意，要留在那位格格的身边，小野知道格格那天对我说的全是气话，可是我却偏要把您身边的这些事情处理好，我要叫您知道我能做的事很多。

一个多的时辰后，在位于城北的一个小院落里，站着三个人，一位如花的女子，一位少年，还有一位年长些的男人。



“玉落，这个院子你愿意住就住下，不愿意住就随你处置，北京城你愿意待着就待着，不喜欢待去哪里都行。”明珠冷冷地说。

“他呢？”玉落问道。

“他不会来的，永远也不会来，你最好忘了他。”明珠回答。

玉落闻言，心中一阵酸楚，男人都是这样，不是嘛，嘴上说的好听，那说出的话又有几句是真心实意的。都怪自己多情，那小爷那番风姿，怎会看得上自己。自己只是青楼里一个烟花女子，如今这步田地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，自己还在贪念些什么？强忍泪水，玉落低头不语。

“那把刀呢？”明珠再问。

闻言，玉落警觉地抬起头看着明珠说道：“爷，何必如此绝情。玉落虽不知爷是何人，可瞧着爷这番气质也是高高在上之人，何苦如此为难小女子。玉落剩下的不就只有这把刀了吗？看着它，玉落还能知道曾有人对玉落说过：这是他的信物。如今爷连玉落这仅有的一点回忆也要拿了去吗？爷，您说他不会再来，玉落就明白了，玉落也是个知晓好歹的人，不会去做那败坏爷、小爷名声的事情，只求爷，把这把刀留给玉落，玉落这里谢过爷了。”说完，跪倒在地，眼中的泪水也如肆虐的洪水一般，倾泻而下。

明珠低着头，眼瞧着地面，就听小野说道：“爷，她也怪可怜的，她执意留下那把刀子，不如就依她，那刀子小人也知道珍惜得很，但是毕竟是小爷送给她的。”

犹豫了下，明珠说道：“玉落，你好自为之，那夜的事情要守口如瓶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总之将来若是有人问起你可有赵宣此人？”

“玉落不知道爷在说什么，玉落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”玉落跪地回答。

明珠不再言语，转身与小野离开了城北的这个小院。